

石

匱

書

石齋書卷第一百四十八

明 劉南張 岱著

徐階列傳

徐階，華亭人。幼墮臂，弗從其父。黼，丞宣平道，括蒼嶺墮深壑中，衣絰於樹，皆不死。嘉靖初，及第。三人階爲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輔臣楊廷和見而異之，指以語其寮曰：「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輩。」授翰林院編修。予婦娶，且北上，道遇，言禮得成，遂者邑。不樂。

又念其父且老亟返棹至彭城而聞訃歸服除補故  
官時故新建伯王守仁以講學傾東南階與其門人  
歐陽德同年而善之遂爲王氏學諸賢豪長者交口  
稱譽階故階盡得縉紳間聲克經筵展書預修大明  
會典時上好更定禮制欲絀孔子王號去像爲木  
主於籩豆禮學皆有所損益首揆張孚敬緣上指發  
之下儒臣議相顧愴誓七異同者階獨條其三不必  
五不可狀甚辨疏上報聞孚敬坐朝堂召階盛氣詰

之階徐理前說且曰高帝畫章徽清疏而獨不畫孔子者何也乎敬曰高帝少時作耳胡可擬階曰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取果爾明公之議可知何以力擬高帝少作乎敬頰盡赤曰即君謂塑像古禮否階曰塑像非古然既以肖而師事之何忌毀也乎敬曰程氏有云一毫髮不似吾親不得名吾親階曰然則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諸可乎且明公能盡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即何以處之乎乎

敬語塞怒曰若叛我階正色曰叛者生於附者也階  
故未嘗附明公何得言叛長揖出上緣乎敬意烏  
或問以難階而斥之外補延平府推官階既以尊孔  
子首抗天子排上相中外稱之而尚意其目禁近  
出爲小官即不內鄙薄有故事可以優游養重階獨  
不然曰官大小非王臣且盤根錯節所以礪我不  
淺乃單車馳之即至則連攝郡事清風繁囚三百更  
輸銀法毋落脣胥手毀淫祠勦鄉社學又畫策捕獲

尤溪之劇盜百二十人盡掃其窟穴三載遷黃州府  
同尋陞浙江按察僉事提督學政三載進江西按察  
副使仍視學政考較公明兩省所造成進士爲名臣  
者不可指數皇太子出閣召拜司經局洗馬兼侍讀  
以母喪歸服除即家擢國子祭酒轉禮部右侍郎尋  
改吏部故事吏部大僚騎車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得  
數言以示嚴冷階曰若爾何以能盡人才也乃痛折  
節修詞色而下之見必深坐臺咨訪邊腹要害吏

治民膜錯及寒暄語冀以窺見其人顧見者亦自喜  
得少率心願爲之用譽聲日起明年無翰林學士掌  
院事尋擢禮部尚書從敬太子薨議喪禮稱上旨  
上察階勤慎召直無逸殿廬與大學士張治李本俱  
撰齊詞賜飛魚服吏部尚書閔廷推階爲首上不  
悅曰階方侍朕左右何外做也階遂請立皇太子不  
報庚戌內閣入塞遂薄都城階手疏請釋遣將之在  
司敗獄者若戴綸歐陽安等詣行營目效報可已又

請上還大內。憐非常。上雖難於還內，而心念階忠會中消陷南嶺，爲南致書乞貢。內云：不許。我則進兵。上以示階，及嚴嵩且召對便殿，謂且柰何。嵩猶爲緩語曰：「饑賊耳，不足患。」階曰：「傳城而軍殺人，若川管何謂饑賊？」上曰：「然。」復問南求貢書安在，嵩出諸囊曰：「禮部事也。」上復問階曰：「賊重且深，奚不許？」恐激怒，許則彼逞而厚要我。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何愛焉？」階曰：「要有重於珠玉皮幣者，陛下能許。」



又否。上悚然曰：卿笑之遠，雖然當何處階？曰：請計  
緩之，遣譯者至，函所詰，以用中國書而去。番文且微  
其情實，則許之貢，而責其暫出，遣我得以脩備，而  
援兵益集，鹵且走，不走而擊，其情端可十全。上稱  
善者，再萬，乃進曰：上幸一出視朝，上不答，階與  
李本從，傍從史之。上曰：可爾，得毋驟乎？階曰：鹵鷁  
張甚，中外皆洶，侍陛下而重得一蹕聲，若大旱之  
得雷霆，胡驟也。上始首肯，階出，會廷臣議，皆言求

成將毋爲鹵外國何驚自是不悅階然方與嵩伯弗  
暇也會有獲間功 上優下階及兵部議驚嵩皆獲  
峻加且延世而僅錄階一子入監讀書 上手注加  
少保尋進兼文淵閣大學士恭預機務始仇驚曰詭  
以必破鹵得 上安梁春寵亡而後言益不讐  
頌縱肆要請無已 上頗心厭之然中外猶畏其焰  
亡敢及者會驚疽發背不能將鹵督皆至尚嘆惜不  
肯吐大將印階密言其不可持乞蚤更置將 上歎

而答曰吾非不知之欲甚彼所爲耳乃因兵部疏馳  
使奪其印驚一夕自恨死之五日而事敗妻子謫  
於市家盡籍蒿之姑見仇驚敗謂階同直舍將以自  
媒之而會洞知自階發而奪印中夜扶牀行吐曰  
吾長於階二紀而智可少也自是謀稍息矣上既  
誅鴛益親重階教與謀邊事時議減入衛卒以鴛常  
益之故階請毋懲咽而廢食今大同殘而內邊弱入  
衛卒不可減也又言京營所以積弱之故不在乏而

在兀亘精汰之取其原以資賞費又請罷提督侍郎  
孫檢上擬格於萬不盡善久而皆用之一品滿三載  
進勳爲柱國再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六  
載加少傅加載改兼吏部尚書宴禮部錫賚張諭有  
加。上雖重階而猶隱之嘗分即國所進五色芝授  
爲本以方便鍊爲藥而進御曰卿階政本所關不相  
濶也階懼恐言人臣之美孰有過於保天子萬年者  
且非政本而何。上乃亦授之芝使鍊藥而階益精

專於上所嚮往不敢復持矣。兵部楊繼盛論萬罪狀中有二王皆知其奸語。上怒。屬陸炳加根究。階戒炳即不悞。一及王子如宗杜何。又爲危語。動萬曰：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左右耳公獨奈何。顯結宮印怨也。萬懼然懼。乃寢未幾。倭事起。上以所蹂躪多階。卿階又曉暢軍事。以故教。詢問頗得要領。階又念鹵移庭。收宣大與鹵。謀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中金三兩。而所

給月糧僅七錢半菽且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止直  
四錢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費五錢可出居庸抵  
宣府費八錢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  
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具疏  
上大悅令審揆論行之時給事吳時來主事董  
傳策張紳劾蒿不勝下獄完主使幾株及階上不  
問階自是多稱病謝客自遠而益謹於撰玄應制以  
媚上：益親之有所諮問皆舍蒿而之階蒿出直

故多不滿假入會妻死假父 上諭階曰卿亦歸第

階對曰臣歸不如在直 上悅頃之 上所居永壽

宮災欲治之蒿言 上三殿方新物力尚詘未可治

也諷 上還乾清 上不擇更問階曰永壽宮災

上僑居玉熙殿猶露宿爾臣子何忍安枕請笑之今

者楚蜀南息肩不可復困今伐材即伐材亦不可以

歲月計今方營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

永壽則尚鉅請以責司空需禮可計日就 上悅如

階議命階之子尚寶丞璠。燕工部主事同閔視時。復  
自王熙徙居玄都。歿。聞京師內外多盜。意恐。欲以大  
營兵入衛。階謂外兵衛宮禁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衛  
玄都。而營兵列攻城外。爲儲備。以相屏蔽。報可。新宮  
成。上即日徙居之。命曰萬壽宮。褒階忠謀。進少師。  
子璠亦超爲太常寺少卿。會滿十二年。考養金綺羅。  
婚階爲人陰重。有權畧。其始事嵩甚謹。與締交。聯姻。  
治第分宜。曰謝政。後且居分宜。就公。令璠往來嵩家。



有見異物曰我家亦有之是某：見遺者世蕃爲酒  
致階：至爲思啞受賜及後稍知 上聞爲貪及世  
蕃外恣狀因密受御史鄧應龍使劾爲而爲敗 上  
懲世蕃不賜階直廬曰毋又直又直家兒作奸階言  
常問何奸也陸博走馬使酒扶邪爲奸長安市中也  
謂之外奸又宜奸也其言此周爲奸朝堂以周主上  
謂之內奸不又直益奸也 上悅以直廬賜階：懸  
三語於直廬曰以威福還 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

用舍刑賞還公論時表煇數出直階請以時邀致直  
所同擬旨上不可階謂事同衆則公則百美基  
專已則私則百弊生乃從之階既居首揆得主  
眷盡反萬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崔蔭天下翕然  
想望風采廣大寇張璉平上以運籌笑歸功階  
力辭僅領下賞念以叢者憂言執政內閣臣始預造  
功賞以至嚴萬重則加公孤輕亦兼金重幣敗不與  
其罰欲自解則先附玄威以中上意而將士效百

死取功名於鋒鏑者肆爲稽故以要之於奏功疏擬  
上云軍功論賞非寔在信地戰守者不得與其將士  
功次立限速勅以問內閣臣自是不復與邊功賞矣  
大朝工完階自擬僅賞金一鎰幣二 上手筆加半  
當是時將作大匠徐杲有殊寵既以久絳尚書銜欲  
引弘治尚書黃冠崔志端例加太子太保階力諫而  
止由後由瑞子嶺闌入直趨通州報至階草勅命大  
將侯顧寰等爲九營：九門外文武大臣英國公張

溶等巡視九門內綏騎帥朱希孝帥其腹心將較往  
來于陝以故中外人心稍定而上方有祠壑斷章  
奏兵部尚書楊博得警急不敢奏謀之階以便宜檄  
宣府帥馬芳宣大督臣江東各以兵入援芳兵先至  
階請於上亟賞之又請重江東權俾諸道兵俱屬  
焉鹵阻曰河水從通掠香河上令看詳楊博疏階  
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鹵果趨順義  
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遇恭將郭琥伏而敗頗

得其所。商人畜輜重始。上以楊博不蚤聞與總督  
楊選之不能却鹵而任之入也。怒甚。欲有所處分。而  
未發。階念能為縣官任重。曉暢邊事者。毋如博。即一  
旦失之。緩急何恃。但博與選不能兩全。乃備言博雖  
以景命祠壘。禁不敢疏。問二鎮兵皆其所檄者。上  
復問選。今尾賊能擊之否。階言非尾賊。乃送之出境  
也。上以是誅選。而不罪博。至鹵退。大遷賞勳。王將  
士。忽以階與輔臣。哀煇勤勞。欲加恩。有所崇進。而次

及尚書博等階力辭言賦得志而去不能大有所受  
州方憂愧之不暇至於臣博方爲臣言歎席藁持罪  
而未敢幸上赦之將洗心滌慮以圖後善何恩賚  
之可希姑哀婦聞而啓階謂何故辭至是上報諭  
言博果有人心者當不安此恩賚也婦乃服階自是  
爲博畫笑往先上所嚮事必中便宜始得保全  
明年鹵復窺黃土嶺及一片石上憂以問階：謂  
有白文智在而胡鎮董一元兵相肘腋三人者皆梟

將亡慮也。七何南果爲文智所距却。上悅賈之金。

階又請城張家灣城成與通州相聯絡爲重以萬壽。

進階爲建極殿大學士其仲子瑛遷尚寶少卿已而。

袁煇以父疾失。上懼請急而歸卒於道階獨當國。

內不自安數請增置輔臣屢乞休致。上不許乃進。

嚴訥李春芳劄之是時。上春秋高忌諱甚吏部左。

侍郎高拱主貢舉考試。上問階拱論語試目曰綏。

之斯來動之斯和其下不有死哀耶孟子試目云民。

之秉夷：不同夷鹵哉。拱大驚，階爲刻解。上乃罷。  
嘉靖末年，上久疾，思不愈，欲幸興邸，階挽上體，  
不耐道途以對。而上意忍決，階力言往者歲在己  
亥，聖駕有興，即之幸。今二十七年矣。皇上旬度精  
力，孰與其時。計毋論此二十七年者，即今聖體違  
和，十有四月，亦度何如。十四月以前，輦不安宮，途不  
遣殿。其己亥歲，鹵小警耳。其時猶遣輔臣行造六卿  
出督外三鎮，而內九門悉填重兵。大臣巡視，今邊境



時警軍實不充。倘都輦空虛，狡逆之徒乘而竊發，  
聖駕在外，能不驚疑？若夫乘輿遠行，有司歛民供億，  
全隻兵荒，類仍有如此日。撫按所奏，臣尚未之及也。  
上讀奏，至狡逆之徒乘而竊發之報，曰：此八字不  
可作常視，遂罷行。上病益甚，階問安，報曰：病狀甚  
苦，卿可先慮輔理，非輕。上崩，階草遺詔，請奏裕卹。  
報可施行。詔傳之日，父老涕泣號慟，比於輪臺之悔。  
蓋階念上英斷類高帝，獨脫節齋，黜織，作不已。先

後言事諸臣，又得罪，欲自登極，詔發之，不能無疑於  
致父，而於上克終之德未光也。欽泣具草以奏，人  
追舉故相楊廷和所草嘉靖登極詔，爲世廟正始，正  
終之美云。穆宗即位，乞休不許，初大學士拱與階  
同事，意頗相左，又以吏科給事胡應嘉劾拱間，上  
稍違和，即携書籍器用出，直無人，臣禮拱疏辯會  
上病，曠不問，拱以是疑應嘉承望，階首恨之，刺骨及  
高拱，後用考察庶僚，應嘉與給事欽、御史維新並坐。

誦謂拱修復舊怨給事中李貞元重劾拱言益激御  
史齊康者拱門生也亦論劾階有旨切責康妄言階  
乞休不許群臣憤激持疏數十劾拱者頗極醜詆有  
請尚方之劍以去大怒拱竟去位階亦求去不允乃  
出視事是時先朝得罪諸臣階既以遺詔次第登用  
之沒者厚其卹典天下士大夫皆悅階上疏論事者  
日益衆上時不堪目謂爲欺上下諭命階詳處  
階請錄 聖諭下示改省而已 上亦竟弗罪士大

夫亦益悅南京振武營新軍者常世宗時殺戶部  
侍郎以要糧世宗置不問單坐益驕時當頌九選  
賞故事無及南京者會得匿名榜有所脅求辭甚悖  
厲階曰往已夫刑再邀得賞亡所用國法矣會南棟  
江都御史唐繼祿常朝辭階屬之曰營兵即有變有  
都督外兵足制之城大不憂墟也憂其擾孝陵於法  
不宜攻耳公往伺之一有變即以江防精兵走孝陵  
道令都督疾擊殺之階度兵已嚴乃因兵部疏擬旨

係舊軍者各令還衛招募者隨營食糧終身願歸農  
者聽而振武營新軍散除陰慶元年也其秋 上欲  
詣陵其明年 上欲使太監用等分監圍營兵又欲  
修內教場勅中貴人習騎射階皆諫止又明年以九  
年舟滿考文伯爵俸一子錦衣衛千戶賜勅褒諭宴  
禮部起璠爲太常寺卿階疏辭求退不許；辭伯俸  
及部宴戶科給事中張齊者嘗奉命賞軍宣大歸而  
大言欲發兵十萬襲邊民之入鹵曰拔升者階哂而

斥之則又上他疏亦爲階所格因上言階事先帝  
十八年贊成神仙出木之誤及大行草詔反歷數  
先帝過失階與嚴嵩處十五年締交連姻一言不忤  
嵩敗背而攻之階爲臣不忠與人交不信比各邊告  
急皇上屢勸宣諭階畧不省求惟務養交固寵擅  
威福而已上以齋誣誣滴外任階言臣孤負天恩慚  
悚無地修撰玄文前後同事不止一人永壽宮燬臣  
見先帝宸居無所聖衷焦勞又以成祖舊宮

孝子慈孫似宜修復臣誠相度經營顧不辭不諫何  
由違罪若夫賴臣草詔是曰代言禹湯罪已興也勃  
焉輪臺之悔奉天之勅至今誦之 先帝臨崩臣不  
量淺薄欲於草詔之間成大行之威德贊嗣服之新  
政開讀之時百姓萬民感動號哭莫不誦彌留之聖  
增遺弓之慟臣於 先帝毀興忠與臣與嚴嵩同官  
序先齒長安得盡抗調停勅諭外未知耳及其事敗  
諸臣持公論公法奏議於下 先帝獨秉公道主張

於上萬父子處日月雷霆之際何待臣攻古者大義  
滅親重國家也必泥臣信交則循黨不顧君父乃君  
子長者矣國朝分設六卿邊徼事一端兵部閣臣調  
擬進止而已固非若古者宰相兼綜庶務又非能如  
今督撫官身捍邊圉而目視戰也若臣不肖則宜奪  
臣職以謝言官不許再請許之宴勞錫予一從優渥  
大學士李春芳等及六卿科道官皆疏留上業已  
許階左都御史王廷國發張齊奉命賞軍宣大時有



奸利恐事露得罪故論階自遜 上命達齊下獄誦

成之入之高拱復用齊與齊康皆復官於是夙昔附

階者盡反而傾階為階有田二十萬畝家貲甚厚會

海瑞以巡撫副都御史行部至時：用貲營松人遂

訟階於瑞日以千百策影闕者且數萬排門遠榻撞

擊唾罵有司媚拱道常子姓僕從多奏坐成遣者拱

曰徐公昔黨人逐我誠太甚雖然嘗為我解試目於

先帝因調旨駁其獄萬曆初階年八十大學士張居

正言階輔相。世廟承嚴嵩之後，矯枉以正，澄濁爲清。一時朝政修明，海內治安。先帝居藩，皇祖忍有所疑，階從容譬解，此事獨臣知之耳。今八十宜有優典。上遣使存問，賜白金幣，勅諭奏謝。官其子中書舍人。其明年卒，贈太師，謚文貞。孫元春舉甲戌進士，官光祿少卿。階每戒之曰：無統之地，可以遠忌。無息之身，可以遠誘。咸謂名言。

石匱書曰：徐文貞沉毅明練，可謂有相才，但城意之

學未之聞耳給事張齊新鄭黨也極其醜詆而海忠  
介辨之曰徐階在 先帝朝不可不謂之容悅之臣  
其在今日不可不謂社稷之臣矣時人以爲確論

又曰自古宰相退居而受有司御黨之凌侮未有甚  
於華亭者人皆謂新鄭報復之過余謂華亭實自取  
之也列第滿城邑莊田數十萬是不足爲取禍之媒  
乎藉令華亭之退居也廳事僅容旋馬薄田僅給饋  
粥彼媒孽者雖欲加之烏得而加之哉

石渠書卷第一百四十九

明 劉南張 傳著

傅珪毛澄吳山列傳

傅珪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劉瑾惡翰林不附  
已矯旨大明會典文訛舛奪預修者官珪降修撰瑾  
敗獲中允五年以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尋  
陞禮部尚書當是時 武宗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

廷雖聞之而無徵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  
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等珪佯不知  
執奏執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藝天子壞祖宗  
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罷伶戒賢請改牙牌又  
欲改教坊司印珪曰優敢亂祖宗法和皆格不行時  
流賊亂中原太監陸閏總軍容征久不捷諸內臣又  
立監鎗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珪奮曰兵老民疲賊  
日熾以冒功者冗濫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

如折肺腑間民蒿然思亂禍在宗社旦夕吾輩死不  
贖責諸公尚首鼠和疏上竟遣監鎗諸內臣俄有旨  
令珪致仕即束裝就道既歸杜門謝客跡不至即開  
園城西蒔花植果日與親舊飲酒賦詩爲樂絕口不  
談朝政不通書朝貴有佳山水輒携親友往游浹旬  
而返峻絕幽邃人所不至之地皆留題焉尋以微疾  
遂卒年五十有七遺命無請祭塋嘉靖初贈太子少  
保賜諡文毅

毛澄太倉州人成化癸丑以進士第一人官修撰陞  
右春坊右諭德侍東宮講澄聲音清亮義理明暢東  
宮爲稱於上曰毛先生說書真正明白孝宗大  
喜時中秋宴遂撤宴賜之武宗登極推恩宮僚陞  
左庶子兼侍讀丁母艱歸避居北郊未常一入城市  
時巨室有被誣當奏沒其產澄爲直之其人報以千  
金暮桓齋至澄曰吾公道扶人安能以賄爲爾役耶  
其清介如此己巳忤瑾奪級瑾收陞學士尋陞吏部

侍郎初兵部尚書彭澤以處分哈密事得罪擬置重  
典下部集議澄力言彭澤有功無罪彭得從輕 武  
宗崩 世宗入繼大統比至有議行五拜三叩頭禮  
以見者澄曰今如此後將何以加之 上聞而是澄  
言吏部尚書缺廷推首以屬澄辭之再三聲色俱厲  
錄迎立功加太子太保廢一子錦衣衛世襲指揮固  
辭不允遂晉禮部尚書大禮議起澄上疏曰漢成帝  
立定陶王爲太子即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



王祀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兼脩今 皇上入繼  
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  
繼興獻王後繫封興王主祀事又攷之宋濮安王之  
子入繼仁宗後是爲英宗命有司議禮知諫院司馬  
光謂秦漢以來有旁支入承大統推尊父母爲帝后  
者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太  
常寺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不得復以濮王爲考  
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濮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爲

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以所生爲伯叔父母此生  
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殊稱曰皇  
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而在所生亦尊崇極  
矣今興獻王於皇上爲本生父興濮安懿王事正相  
等 皇上宜稱 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  
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九祭  
告上變俱署名任皇帝則隆正統崇本生恩禮備至  
可爲後世法因錄宋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

覽獨排衆議爭之甚力 上初亦允行其議後以張  
璉疏入遂多變更澄素有脾疾至秋乃病常候蚤朝  
昏眩移時及兼史事病遂劇乞骸骨不允命醫調治  
再疏乞歸內閣擬俞旨進 上愀然曰此輩老臣方  
切委任何遽至此曰疏方得請加太子太傅賜馳驛  
歸又遣中官致寶鈔爲道里費至興濟病作卒於舟  
中賜祭塋特贈少保謚文簡澄爲宗伯時新建伯王  
守仁奏請父王華卹典移書於澄：答書言華有科

場詒議不可予守仁慚恨復書曰執事辱先君至此  
守仁可以死矣時以是推澄之執

吳山江西高安人嘉靖乙未進士廷對一甲第三人  
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坊累官禮部尚書分宜柄政山  
屹立不阿動輒與忤丹徒相公靳貴繼妻年未三十  
而寡比老其孫爲嚴氏客請旌儀制卽力爲之地山  
持不可曰旌典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以風世耳士大  
夫家何人不當卽孝夫人生前已受殊封矣柰何與

匹婦爭靈寵乎華亭相公徐階亦爲之言山正色曰  
相公處閣老夫人再烈耶階語塞嚴世蕃燼燭灼天  
他尚書唯：惟命獨不敢犯山有求焉者姑應曰俟  
老父自言之趙文華死嵩以軍功爲請卹典山曰若  
人不戮屍足矣猶望卹乎卒寢其事嘉靖四十年二  
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 上悅以爲天眷山獨以護  
禮畢報忤旨山引罪 上責其賣直沽名嚴嵩自西  
直使人詣部急索賀表山曰吾誰欺：天子嵩奏之

故激 上怒於是吏科給事中梁夢龍劾山并劾吏部尚書吳鵬 上無意去鵬姑令致仕而山冠帶閑住初山得 上寵世著欲求爲婚設酒享山呂本爲介山謝曰山無從得女遂罷酒一日 上諭蒿內閣可四臣否意將用山：子告其父須赴分宜一揖山斥之蒿遂窘沮此景王之國諭下部山遞上之國儀注 上不憚不得已先行而山罷浸失至是奪職去山即募一民每行居鄉恬靜朴素角巾私第人見之

不知其爲宗伯也卒賜祭塋贈少保謚文端

石匱書曰國朝無謚也謚其官無旌也旌其賄謂尚有謚尚有旌也哉如王文成不得爲其父請謚而斬少師不得爲其妻請旌甚至天子吊說自號一法王不可得秩宗之律亦斬：乎不可犯已然則以三君子之執法如此而謂國朝之得謚與旌者其盡合於例與曰非然也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九

明 鍾而張 岱著

趙貞吉列傳

趙貞吉內江人以庶吉士積資至國子司業嘉靖中  
南簿都城下媏書求貞詔禮部尚書徐階集百官議  
日中莫有發一語者貞吉獨出大言曰城下之盟春  
秋恥之且既許貞則南必入城要素不已內外夾攻  
胡以禦之徐階曰足下必有奇畫貞吉曰為今計請



主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進帥  
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慎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  
文武百司共為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他  
無可為者 上壯其言手詔嘉之陞左春坊左諭德  
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伍萬令詣諸將營  
吉所至見諸軍涕泣奮諭以忠義獨宣府營未往選  
報命曰營遠臣未辭朝未敢遠去 上怒曰貞吉宣  
諭犒賞未見處分如何即云復命且妄以未辭朝為

解下錦衣鞠問廷杖之痛為波典火初貞吉廷議罷  
威氣直入苑中謁大學士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  
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顧謂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  
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為大恨  
乃佯薦貞吉以行時諸軍與南襟七城下相去各數  
百里貞吉憮民率致金仇鸞所鸞不受南且漸引去  
貞吉計恐後時又恐仇鸞怒而誘南殺之故不敢速  
去宣府軍比後命遂得罪貞吉雖率易無當燕一特

志憤激烈人皆壯焉累遷戶部右侍郎尋以忤嚴嵩罷  
穆宗即位起史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經筵  
官尋遷南京禮部尚書上悅之召入為禮部尚書  
與文淵閣大學士面恩之日上令盡心輔佐贊理  
國事貞吉言進來朝廷政事綱紀弛廢弛寔多臣  
不敢負委誓捨身為陛下任事進語高拱曰數十  
年人臣黨比成風共固君上賄賂公行綱紀蕩壞以  
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清人才風俗弊陋已甚公振而

作之在此時矣居頂之南數萬騎大入大同總督陳  
其掌握兵觀望宣府總兵趙奇棄鎮遠也巡撫李秋  
副將麻瑯等閉門鎖堡旬日而去其學林輒為奇等  
上捷大同巡按御史燕儒臣兵科都給事中張雨等  
皆駁勸治罪兵部覆奏降職奪俸而已貞吉言國家  
最重邊防欲加整頓在朝廷紀綱賞罰乃紀綱之大  
者今日欲正大同之罪當持祖法固是公論清議以  
斷之夫主將不固守自有正律祖法也 皇上初年

處治薊州山西失事律一時遵臣竦然振厲國是也  
儒臣南等所劾奏公論也當事之臣請賂不行持法  
不廢清議也大同失事耳目昭然當事者不誑人以  
仲法乃誑法以仲人臣老矣與叅謀斷欲爭不能效  
忠無術乞解輔職不許頃之復上疏論兵營制以飭  
戎務其畧曰我朝內外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  
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握兵之害永樂末年因  
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

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末年常  
變為十圍營弘治間又加為十二圍營正德間又添  
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  
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為賊將仇鸞北邊請特設戎政  
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印授鸞夫以五府外而  
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衆而  
統於一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昧晚則特  
事之危未可測也今無將見操官軍數萬人為左右

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  
臣巡察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技  
藝生熟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銳  
有事則頒勅將兵於闕外事畢則納印歸卒於營中  
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之下有數萬精  
兵隨所用而可矣 上曰分營練兵乃祖宗舊制遂  
下廷臣議行明年尚書霍冀議上營制如舊擇將分  
統遣文臣巡察校閱收戎政印則如貞吉言 上以

貞吉故重共事改恤理京營曰閱視然文武二臣世  
爵流官互相爭長貞吉所論卒不能行也頃之以貞  
吉兼都察院以太子太保時閣臣高拱兼掌吏部方  
欲挾權籠制諸臣恣假貞吉為分謬地貞吉即與受  
事考察臺省諸臣既考所罷黜皆前後得罪拱者貞  
吉抹解不得至於日中輒語拱曰大有之世匪彭無  
咎孔子曰明辨晷也夫哲人知幾知柔知剛知微知  
彰避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國家可保又何必極



意之所之而後為快哉拱復術故相徐階欲中以危  
法乃指摘先帝遺詔謂皆仇視先帝近於無君  
貞吉拂不起曰若是將如宋奸黨殫矣拱色變強留  
貞吉改票迄不得逞於徐階與拱遂不而立宣大巡  
巡撫王崇古等奏俺答孫把漢阿古等入降貞吉曰  
此遊徂幸事會有阻之者曰恐開邊釁貞吉曰俺答  
橫行五十餘年每年費邊餉數百萬何年無釁不  
在納降也惟當請暫與降人官職慰來者心連令俺

答獻出叛人趙公等易共孫去所求封貢一切議行  
制曰可拱益恨貞吉刺肯喉其門人給事中韓揖者  
論貞吉指斥朝政暗逆人心貞吉疏懇乞歸且曰願  
上放臣歸田里令拱還內閣毋再掌吏部擅大權樹  
梁黨列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悖祖訓下不紊職掌  
上雖春貞吉而拱交通中搆逆罷貞吉歸貞吉行後  
鹵果遂叛人趙全等獻俘禮成上以貞吉典講席  
一予中書舍人明年春貞吉抵家諸門人請設教聖

水寺萬曆初年卒春秋六十有九訃聞上報朝諭祭贈少保謚文肅貞吉精通內典好講黃石素書平生持論謂二氏學通吾儒必出世乃可經世常道汴游嵩高把犢伏牛諸山巡撫蔡汝柏逆而問學貞吉為列國明三教所繇起曰儒者見之謂之儒僊者見之謂之僊佛者見之謂之佛擬述二通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使出世不忘經世之用經世不礙出世之體未就而卒文章明朗雄健其為人英偉慷慨

慨至老不喪節曰蒙吉舉卿試不仕數與貞吉講中  
陰事而京國子監祭酒姜寶薦授國子監學正

石匱書曰吾靖趙文廟奏議未常不欬歎慨嘆想見  
其為人文廟剛忠英偉宋之孝綱趙昂不足過焉雖  
受知於世廟一阻於相嵩且阻於相拱名為見用而  
實損棄之秋時宰相乃屈為伴食共肯醜顏在列乎  
矣賦歸來聚徒講學又豈得已也哉卷有惡犬沽酒  
者不至余益重為朝廷惜之矣

石壘書卷第一百五十一

明 鈕南張 岱著

楊繼盛沈練列傳

楊繼盛保定容城人七歲喪母諸母陳妬日夷繼盛  
於豎使牧繼盛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間往里塾  
觀里中兒誦讀嬉遊而心好之歸謂兄欲得從里塾  
學兄曰若幼何學繼盛慨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  
任學兄言於贈公奇而聽之學繼盛竟學然不廢牧

也十餘歲贈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錢更結盛遂  
往代錢更至十三而從師受經為舉子業漸有聲十  
八補邑諸生踰冠請書於邑守僧舍自勵刻苦恒讀  
至夜分燈且盡瞑坐而思屬文天寒無下榻逸屋行  
且溫誦日所聽令脰以上微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  
水手凍屬於綆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  
同舍僧俱亡去繼感曰吾去僧誰為治湯藥者乃各  
死僧笑則為之親費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而兄

病瘥亦作報至繼盛奔歸日夜不解衣扶持亦愈時  
人異之為語曰疫無鬼以為不信視楊子繼盛既為  
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然益以勤苦其業亦  
益進舉庚子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當入太學繼昌  
計以弟入太學當捐貲為負及費不可則以八石穀  
糶著居曰毋涸乃兄為也繼盛游太學再試始首為  
名高故薦紳大夫逸館穀之稍稍具索中裝而婦治  
糞有天幸輒歲繼盛竟事歸為酒石共姻族奉兄觴

曰始弟所以然而從廢者者懼不勝負及費為兄累  
今幸有餘銀兄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字下費可乎兄  
愧然許已復當計借有司以三十金為贈繼盛悉推  
兄使輸遣獲散官級曰吾進可徒也甲辰復下第  
再入太學特祭酒華亭徐階識拔之為指授經義丁  
未舉進士校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郎卿  
悅游悅素負鑒裁獨器重繼盛謂人曰夫夫非吾所  
及也因為語古今成敗得失與國家文章典故是特



聞西韓邦奇為兵部尚書邦奇大儒繼盛從之受樂  
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邦奇曰樂非他學比不可徒事  
口說必善製器自善作樂播之聲音各相和諧然後  
為是遂自置斧鋸刀鑽構桐竹絲漆手製管和美已  
製琴已瑟若蕭笙壎荒之類諧而合奏之若一以復  
邦奇邦奇人悅曰技更進是乎吾語汝吾欲製十二  
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繼盛退而  
疑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坐投繼盛以金鐘使之

擊而謂之曰此黃鐘也醒而汗悅若悟者起弄燈促  
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邦奇撫膺高  
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而九鶴飛舞於庭其應  
乃在予耶邦奇既歸老語姪盛樂不足以盡予吾為  
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書而授子  
繼盛乃徧習焉而會諸僚有講聖門之學者又從講  
學庚戌秋南大舉彌京師而南而中議發兵入援雙  
皆當往者繼盛奮曰主辱臣死即無一兵從我丈夫

獨身取草于耳會雨退共明年滿三載考道嶽山東  
謁曲阜孔顏氏廟徘徊於俎豆之間登泰山絕嶺望  
雲氣慨然嘆天體之不盡蓋有志於學以明年辛亥  
春抵吏部甫見即遷為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咸寧  
伏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天子虛已聽之  
而仇鸞驕且內長南南請於三遣互市市馬仇鸞主  
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使繼盛乃上疏條論其十不  
可五謬大畧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南殘猶我

陵寢皮剝我赤子而先之知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  
者一笑注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偷其  
兵食以助京師而怒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  
可者二笑以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  
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三笑天下蒙弊日夜磨礪其  
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苟且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  
隳柔傑効用之志其不可四笑庚戌之變天下頗講  
習兵事無改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愉食而自肆懈

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往者遊臣私通南吏猶  
得以法裁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  
開造方通南之門其不可六矣伏羌之券在在有之  
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惜而奉南乃爾其何  
有於我聞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南昨深入  
時我雖不救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悔之已半歲  
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胡南輕中國之心  
其不可者八矣南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犖之

邊角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土者清  
水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即入寇八寇笑而駕接他  
部我既無所憚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  
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胡爾狡詐  
之計其不可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足十  
年之後爾馬少而我帛亦不能將何以善其後不為  
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為諛說者有五不過  
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爾

至無贖也至無耻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蒙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市之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馬用之且爾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貨以奉爾益大笑此三謬也曰爾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象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

夫敵加於已而慮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  
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互謬也夫此十不可互謬  
非惟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為  
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思則圖作  
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懼鹵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  
求寬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為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  
其責而危聞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於  
明詔悉按言聞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



臣請得為陛下勅燕然之頌懸倦谷之首於素街  
以示天下萬世疏奏上達三閭即勅曰繼盛言足  
下相嵩等八臣議成唯唯仇鸞忮憤曰聖子目不知  
爾且其易之乃容疏構之上意遂中變下錦衣獄  
考訊繼盛持論侃侃不撓獄具貶狄道典史狄道在  
陝西之臨洮山中共民不從法而狄道令嚴重典史  
不敢煩以事繼盛請曰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請得  
從典史事令賢其意而許之繼盛務益敬共其職臨

兆氏翁然稱楊公神明即監司以難狀猶豫者輒問  
楊典史云何不以及令也。繼盛少暇則進邑諸士為  
講說文義人指諸生人人得意恨相見晚而繼盛捐  
俸祿益之未費買東山起然臺剪棘立書院以教養  
之狄道之旁故多回夷其子稍異者三十人來從學  
諸生日益衆無所取食乃集邑吏搜飛灑者伏糧得  
三十石而鬻所乘馬及婦張夫人服裝買民間最重  
賦地二千畝白於府以伏糧予之乃做古井回意割

授諸生父兄使訟入粟以給軍札及婚喪之費又買  
城西廢園使茹蕘而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於肥  
饒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  
仰給薪於二百里外結盛挾衛指揮平騎姓名生番  
諭之咸服曰揚公即湧吾穹廬且舍而況此煤山耶  
邑逆不若薪時有備巡按御史使下邑需責福者結  
盛持共人曰御史無責福也責福即御史吾且得請  
之共人大窘即守尉為勞解乃得脫去自是無來責

邑禍者笑為典史將三年其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  
稱為閩西夫子函數收約入寇仇黨奸大露罪至族  
繼盛言大信 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月餘即  
遷南京戶部主事到任三日又遷刑部湖廣司員外  
郎遂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時論惡仇  
鸞刺骨而善繼盛策以不得立貴之為恨然天下之  
惡相嵩甚於惡仇鸞繼盛始遷刑部即欲移疾歸既  
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說曰天子過我厚矣我何

以報塞張夫人從旁笑曰公休矣且歸耳繼盛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仇鸞而因公幾死今相高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為休矣且歸耳繼盛聞言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高低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為癸丑元旦將上之至闕門會上方怒迷諸言官與疏意不合趨出更十五日而齋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逼問官鍛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

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思天地  
隆恩不死遂驚之手而又遷特如此之速則自今已  
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  
之身也臣夙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益未有急於  
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胡鹵為急在內之賊  
惟嚴嵩為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  
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賊嵩當在勒絕胡鹵之先  
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

帝初之天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備病  
之大嵩之姦佞又善為遮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  
之非 陛下之仁恕又與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嵩  
猶得竊位至今為嵩者乃日懷言者之多而益密其  
彌縫幸於得 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衆忠俱備四  
端已絕幸賴 陛下誠敬格於皇天天心仁愛屢示  
災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  
而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

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  
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  
共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  
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笑不意陛下聰明剛斷  
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  
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為陛下  
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  
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唯備顧問視制革故載



諸訓有曰以從子孫作皇帝特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權使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而稟而後敢起業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類倘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於人是嵩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法

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釐偷借。萬一以柔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人，萬即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萬又號於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有一人，萬即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萬又號於衆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萬竊陛下之喜，以市己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己之威。所以群臣感萬甚於感陛下，畏萬甚於畏陛下，臣不

意 陛下之明斷乃假推於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  
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八臣事君之志  
也書曰爾有嘉設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  
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己之能  
以與君爭功如此 陛下苟有一善尚必令于世蕃  
傳於人曰 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 聖諭  
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  
天下後世謂 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己也

人臣善則稱君之忠，米若此乎？此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萬粟本益取君逸，臣勞義也。萬何所取而令于世蕃？代粟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群會而柔擬，屢更教手，機密豈不漏泄而乃題疏方上，滿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練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本柔擬本，即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粟，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疏，世蕃猶

得乘擬餘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借竊四大罪也遺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乃為壅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於歐陽必進為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為總兵御史黃如桂為巡按朋姦比黨請張為幻先將長孫展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

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  
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令任  
職管事効忠嚴鵠皆世蕃秦秦乳吳子也何嘗一日  
離左右而至軍卽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  
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為工部尚  
書陳主托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驟遷太僕寺少卿  
是嵩既竊 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  
之故顯拔其私黨此備既作倣效成風將應奎等令

子冒功執死造成皆爲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  
在蔣應奉等貪冒科道則勅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  
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藉天下之口可知也此  
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  
論幸當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胡爾竊伺之特使嵩  
少有爲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偵帥以寄千城世蕃乃  
文鸞報三千西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  
功世蕃亦藉以陞座嵩父子常自誇爲有薦鸞之功

笑及驚勢出萬上反肆凌侮故嵩常自嘆以為引虎  
遺患後又知陛下有疑嵩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  
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陛下之明然不知始  
而逆驚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驚之  
所以相反者知陛下有疑驚之心故耳是勾蘭皆  
逆者皆驚也而受賄引用驚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  
上賞進不肖受殞戮嵩之罪惡又出驚之上矣此引  
皆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前胡蘭犯內地深入經持兵



法學其情歸此一火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  
嵩嵩乃曰京遣不同勢敗於遣可掩也敗於京不可  
掩也且爾飽自暹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陛下逮  
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怨也昔為密疏保若及  
汝夔臨刑而後知為嵩所給乃大呼口嚴嵩誤我是  
嵩以不戰給國而以死給汝夔也此誤國之軍機也  
大罪也然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  
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

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  
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陛下供  
事內庭之臣焉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豈  
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給事中厲汝進以論  
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  
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陛下既  
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  
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惜言又何可勝數耶夫

考察鉅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蒿  
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  
也。今府部之權皆撓於蒿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  
其所專主者蒿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  
錢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為心惟日以賄  
蒿為事將官既納賄於蒿不得不剝削乎軍士多至  
失所有司既納賄於蒿不得不濫取於百姓多至流  
離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蒿之肉

皇上雖累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蒿殘虐之害哉臣  
恐天下之患不在胡酋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  
凡大罪也先朝風俗淳樸近古自逆倖用事始一少  
變至嵩為輔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慝勤者貪  
如盜賊而亦存用奔競疎拙者庶如免齊而亦罷然  
守法度者以為回滯巧彌逢者以為有才勵節介者  
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  
雖英雅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

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  
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諛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  
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  
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陛下之神聖而若不知  
者 陛下待臣子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 陛下之  
善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善而欺至誠之心無惟乎直  
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 陛  
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嵩欲札之以伺察聖

意先用重賄結納於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為報

則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萬皆預知故得遂

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悅萬之能盡

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陛下之

左右皆賊萬之間諜其毒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萬

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疏

到文華必將副本送萬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

即為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為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

嵩之珣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轉展遮飾是  
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其姦一也嵩既內外彌  
縫周密所畏者厥衙衙門之緝訪也嵩則令世蕃將  
厥衙官龍絡迫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豈恣發露其  
惡不然嵩藉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  
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陛下  
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  
牙乃賊嵩之爪曹其姦三也厥衙既已親矣所畏者

科道言之也。高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曉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諳國通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賸，或心有所愛憎，則投之論刺，為高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即陞京堂，方而夫受高之恩，既如此，附高之教，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悉於負，陛下而不敢忤於權臣也。足陛下之耳目，皆賤高之奴僕，其姦四也。



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  
嵩又令于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  
拔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  
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為之布置各  
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  
絡婚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  
半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  
此真可為流涕者也夫嵩之十罪類此五姦以彌縫

之五毒一破則十罪立見 陛下何不悉割愛一賊  
臣傾悉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請官選  
方往近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  
家業零落幸後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  
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負險攻難去之成  
覲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願 陛下以再生之恩  
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陛下况臣狂直  
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鷲與嵩鸞

已死獨尚尚存尚之姦惡又百倍於鷹將未為禍  
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者陛下聽臣  
之言察尚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尚惡或詢諸  
閭臣諭以勿畏尚威重則置之惡典以正國法輕則  
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  
軍威自振胡酋畏陛下之聖斯知中國之有人將  
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  
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上憲繼威懾而尚方以

他事得上意構繼盛後下節衣獄送與撫司打問先  
拶到于木絕供斷繼盛呼曰鬼神在上尚用刑哉敵  
一百敵問上使之入繼盛曰當此時廷臣大半皆蒿  
心腹誰可與議者且盡忠在己豈必待人主使如有  
人敢主使則彼當自為之矣又何必使人哉夾一夾  
脛骨突出又問所以引用二王繼盛大言曰奸臣誤  
用雖能欺 聖上必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初且未  
冊封奸賊必不從防避忌譬如人家家人作弊家長

運太虛丹心炳千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  
曰天王自聖明制作高千古生前未報恩留作志魂  
補慷慨受聲長嘯以沒繼盛沒之七年而嵩姦狀大  
露上求御史鄧鹿龍言運之跡成共于世蕃又二  
年而御史林潤白炭世蕃大逆狀論柔市藉其家贖  
鉅萬萬嵩削籍寄食於人以死又二年而天子萌  
遺詔廢錄諸死諫者吏部以繼成名居首贈太常寺  
少卿錄一子太學生謚忠愍立祠保定額曰旌忠志

愍在獄時有一史應生者常為同放奸黨威禁之勿  
為奪又欲自具草中救故忠愍常曰藏予以三年而  
聖者即地下必打以板應生又曰予以狂替下獄幾  
死者屢賴東梁子左右保護其不屈摧奸扶持善類  
迥出尋常萬萬其尊堂家書來又諭東梁子加意於  
予中間辭語有名公大人所不能道凡此皆奇人也  
宋司獄名為山東寧海州人見忠愍冤遂致仕而歸  
張觀海者偃城訓導與忠愍不相識至京謁忠愍於

獄逆稱心知忠愍送別序有曰自予下獄素相與者  
或遠避以示其疎或詆排以忌其狂間有下石肆毒  
以取悅邀功於推奸之門者觀海乃通問不絕奔走  
不違主張於公議之間雖時俗革惕以重禍不恤也  
視素交者為何如哉妻張宜人抗疏願卽將臣妾斬  
首都市以代大命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為  
疆場致命之鬼以報 陛下語甚壯奏入為嵩所抑  
不得達

沈鍊會稽人少讀書有異質從王文成游文成一再  
與語即奇之曰生千世才也辛卯舉鄉試人七年成  
進士為溧陽令共治以博擊豪強衛赤子為忽用仇  
愾忤御史得調在平以父憂歸補清豐令錦衣帥陸  
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鍊為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  
敢以分加鍊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鍊間從世  
蕃飲世蕃虐所押家給事中酒非其任強灌之鍊即  
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一座愕然鍊喜從尚寶丞



張進業飲飲醉則擊缶鳴；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受擊張滿泣教行下於時鹵圍入塞都門不改 天子坐西齋宮憂之會鹵獲中貴人為投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不者歲一斃而即時徐階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 天子下其書會文武群臣計執使國子司業趙貞吉曰鹵所謂貢者耶彼虜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竊以為耻 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釋言者旌功臣鹵固當自退而

檢封毛起驛言吾姑歎爾以貢而出之而後議守  
使趙貞吉廷叱之爭之堅鍊後為中貞吉言刺刺不  
休太宰夏言恠而問曰若何小吏也鍊目攝之曰大  
吏崇弗言故小吏言胡恠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  
宰意不自得罷徐階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  
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鍊氣甚壯欲力吞函  
幾得以身當一面半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  
陵殺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

共情歸必大勝不報特廉焉獨肯幸用事數寢抑造  
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為閉言殆有所誅進者將  
帥當事以懼誅益入昧於焉以求免言者日以益焉  
日以重而晦日以多於是陳飲張丞所泣而嘆曰詩  
不云乎飲：訛、亦孔之哀謀之共成則具是遠謀  
之不戒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然柰社稷何  
乃抗流言為父子翼虎社鼠悞國大計請儆之以謝  
天下要言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沈鍊昔歲喧

諱亡人臣禮。今優誣詆大臣。自為名。建榜之數十。詔曰。塞外疎倉。早寄妻子。廣抑車。抵保安。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視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從家而家。鍊鍊始有居。笑里長老問。知沈鍊狀。咸大喜。助薪漿。而遣其子弟來從學。鍊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競爭為鍊。詈相嵩。以快鍊。亦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為常。至為佞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聞嵩父子。却之切。

背而侍郎楊順來總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恭業以采  
懷避甫伏其解則雖史士取死介首夜微避兵人修  
之以為功疎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請之前大帥志既  
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抗乃公事者丁巳南大入破  
應州四十餘堡順見以為夫事當坐益縱史士殺慘  
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疎侵廉得其狀貽書請順  
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疎逸人非有言責  
毋為介疎怒曰吾為者豈亦有言責者耶若祝吾眼

在否而欲育我夫殺人而救其居以要賞吾誓不與  
共天順開蓋惠以其私人經歷金紕魯指揮罷鎧走  
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剗習射將以間而取若  
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廷按御史李鳳毛鳳  
毛謬為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  
而御史器階未入嵩家也世蕃為酒寺階而使謂順  
曰幸為我除吾病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措合  
策捕諸白蓮教通南者亂疎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

大帥時理兵部修前卸取中旨修球籍其家子順一  
子錦衣十戶措候遷五品卿寺順措快曰丞相負  
我薄我賞猶有不足乎謀之措取鍊二子扶救之而  
移檄越達鍊長子諸生衰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  
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措誤國大罪上怒相萬  
不及為之地急下綏騎達治而衰得釋居久之相嵩  
敗世蕃斃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徵為襄理還其  
諸生穆宗初詔褒言事者鍊寬始大白贈光祿少

御賜祭錄一子太學兼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春官伏  
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指殺人姦黨狀詔捕順楷  
司寇獄論抵罪當南掠近却時都門閉鍊急謂陸炳  
曰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炳言於上而許之所入  
男女以巨萬計鍊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  
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人或讀而憐之  
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一子四長  
即葉次葉次葉死於難最少子葉以稱免葉既白報



父學推太學思於察

石匱書曰楊叔山諫馬市請誅賊蒿二疏幾幾乎蹈  
秦漢而上之雖治安策弗能過也故知死忠死義之  
人雖極危豪極鹵莽然非天下之大聰明大學問大  
指細人不解也何也無大聰明則見不到無大學問  
則識不定無大精細則情不深也叔山之學樂於歸  
尚書而凝神精思直欲起大舜而與語其識力何似  
而謂人可幾及乎沈青霞亦以詩文名下筆奇麗而

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故青霞之言屈宋也椒  
山之言賈陸也徵其人文亦可孤行百世况輔之以  
二人耶奸黨百計死之謂死則已矣而孰知之人之  
文死乎不死矣